

星河

LI XIAO LING  
**李霄凌**  
作品



讲述大院里的感情往事，  
揭开高墙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院高墙，一座拥有回忆的苏式小楼，  
留下的到底是福？还是祸？

《小楼春秋》是一部关于爱与执著的故事，李霄凌以她简洁而充满力度的文笔，描绘了建国十年后一座小楼里的人情冷暖。放下书时，不禁感慨，时过境迁后，那座停放在时光深处的苏式小楼，是否同样打动了曾经风华正茂的你？

——王宛平

# 小楼春秋

长篇小说

《金婚》金牌制片人**敦淇** 飞天奖最佳编剧**王宛平** **联袂推荐**  
军事情感类小说旗帜性代表人物《军婚》作者**李霄凌**又一长篇巨作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目 录

第一章 家国皆庆 .....	1
第二章 院里楼内 .....	31
第三章 成长絮语 .....	57
第四章 启蒙老师 .....	79
第五章 入住小楼 .....	96
第六章 父母大人 .....	116
第七章 戎装生涯 .....	137
第八章 实心保姆 .....	161
第九章 水晶鞋梦 .....	178
第十章 两虎相斗 .....	193

## 第一章 家国皆庆

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对于王汀和武正平这两位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国家有大喜，家中也有大喜。

先说王汀。王汀，福建汀州人，1928年闽西暴动时期的红色赤卫队队长，后所部编入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红四军，此后便马不停蹄、南征北战，一直到打下新中国。命运刚硬的王汀在战场上打过无数硬仗，也送走了数不清的战友，从几十年的枪林弹雨中穿过，他顽强地活到了新中国解放。1950年10月，王汀再次披挂上马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然而，在归国后志愿军高级干部严格的体检中，王汀被查出患有“肝肾综合征”。化验检查显示，他的肝功、肾功都处于衰竭前期，再继续繁重的工作，将会危及生命。就这样，王汀的双脚才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不得不因病离开工作岗位、离开他所熟悉热爱的部队，进入全休状态。

按理说，才五十多岁的王汀，赶在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的接口，部队对外要抵御强敌、对内要搞正规化建设，正该是大干的时候。可是人生就是这样不尽如人意！刚接到离职休养的命令时，王汀像当头挨了一闷棍，被击得几天几夜耳边嗡嗡响，吃不下睡不着，结膜充血，眼睛红得像兔子，谁见了都吓一跳！

还好，经过北京住院治疗的三个月，又经过西子湖畔调养身体的三个月，再加上干部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次次的谈话，身边医务人员一次次地解释与说服，王汀心里那团燃烧了几十年的、只要活着就要拼杀在第一线的熊熊烈火，终于慢慢减弱火势。他开始承认：自己的年龄大了，身体也不行了，应该按照上级的指示，离职休养，把身体养好，少给组织增加麻烦，余热发光，继续为革命尽心尽力。

早早就退居二线可以说是王汀人生的第一大憾事，但在王汀的人生中，还有一件也算是大事的事情——人进老年，膝下却无有子女。王汀的夫人乔阳，原是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女战士。在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指挥下，长征途中，年仅十四岁的乔阳，和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

近千名女战士，四过雪山草地。那极其艰苦的岁月，把人的体能和耐力都消耗到了极限。后来，妇女团在宁夏又遭遇当地军阀的追击堵截，被马鸿逵的骑兵打散……直到 1936 年底，乔阳才和少数幸存战友，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乔阳万万没有想到，这段人生中极其残酷特殊的经历，虽然没有夺去她的性命，却毁灭了她作为女人最宝贵的功能——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她，遭遇极度营养不良的长征岁月，令她患上了“幼稚子宫综合症”，丧失了生育能力。

王汀和乔阳两口子是 1938 年在延安结的婚，而且婚后基本没有分开过，可乔阳却一直没有生育，甚至连怀孕都未曾有过一次。

退休以后，王汀的时间多了起来。按照他的军阶，军委给他分配的住所，是北京靠近后海的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深宅大院、二十几间住房，真正的主人就是王汀和乔阳老两口。

乔阳已经转到地方搞工业，因为担任要职，每天匆匆忙忙上班下班，只把王汀一人丢在家里。王汀每天的活动，除了每天上午要和前来汇报的两位秘书简单谈话以外，就是去医院检查身体、吃药吃饭、读书看报，再就是在这空荡荡的大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等着夫人乔阳下班回来，好有人说说话……

偏偏此时正处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建设，使乔阳这位地方工业部门的女局长忙得手脚不沾地，不是出差就是调研开会，总往外地跑，在京的时候很少，这就更让王汀感觉到少有的孤独与失落。

警卫班的战士们，看着自己的首长——这个一天天衰弱的瘦老头，在每天上午、下午的一个固定时间，都拄着手杖，默默地、缓步地在前院、后院里机械地转圈，心里都很难受：首长太寂寞了！院子里太没有人气了！

王汀家的隔壁好像是个规模不大的街道幼儿园，要不就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常常隔着高大的围墙飘进来，这给王汀增加了一些乐趣。他经常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隔壁传过来的声音——孩子们稚嫩的笑声、歌声、哭声……哪怕是打架吵架、大人训斥孩子分辩的声音，在他听来，都很美妙，都充满着活生生的气息。王汀隔着围墙，参与了隔壁大园子里的生活——时常扶着手杖驻足聆听。他的表情，总是随着隔壁传来的声音不时变换……

这个院子里要是也有孩子的欢声笑语就好了！对呀，要是首长也收养一个孩子，那这个院子里不就热闹了吗？

警卫班班长刘铁树代表全班，把这个意思对王汀的生活秘书张云锦讲了，张秘书觉得这主意不错——在革命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不少干部的子女丢在地方找不到了；还有不少干部迫于当时严酷的现状未能生育子女，首长就是这千万名干部中的一员——为了革命工作，牺牲了天伦之乐。解放后生活安定了，尤其是实行薪金制以后，部队和地方的干部中，形成一股小小的收养孩子的热潮。被收养的孩子里，有烈士遗孤，有战友的孩子，有首长老家亲属的孩子，有地方老百姓的孩子……

张云锦很小心地把这个意思先和乔阳谈了，乔阳眼睛一亮，双手一拍：“对呀！张秘书，你这个主意很好！唉，我这个人就是粗心！我跟首长这么多年了，我们两口子又是这种特殊情况，领养孩子早就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首长现在全休在家，我早应该旧话重提，把领养孩子的事，放到首位呀！”

还在延安的时候，乔阳就和王汀提过收养孩子的事，可惜还未执行，两口子便东渡黄河到了华北，后来又到了冀中。战事繁忙，政事繁琐，抗战时敌后的八年，王汀和乔阳一直没有踏实过，收养孩子的问题一直没顾上。后来又是解放战争，南征北战，解放全中国……再后来又是朝鲜战争……王汀和乔阳，一直没有得到享受稳定平静家庭生活的机会，天伦之乐自然也无从提起。

现在终于是时候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和平建设时期到来了。自己虽然忙一点，但老伴儿已经彻底退下来了。他这个情况，有

什么比眼前跑着、膝边站着、一个可爱的孩子更能安慰他寂寞心灵的呢？我们这一辈人，流血牺牲打天下，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吗？到头来家里却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到处跑着哭着喊着的孩子，的确不太合适！

乔阳当晚就把自己脑海里掠过的这一切告诉了老伴儿王汀。王汀靠在床上，一面听一面点头——乔阳要是再不提这个事，他自己也马上会对她提出来。

金戈铁马了一辈子的王汀，原本心肠已经被铸成了钢铁。可是到了放马下鞍的年龄，他心里最柔软的一隅逐渐被激活。隔壁院子里有血有肉的生活，像一支软毛刷子，在他心里扫来扫去，蹭得他心里一直痒痒的。此刻闻听乔阳慢声细语说要收养孩子，一为给赋闲在家的自己作个伴儿，二为给国家培养人才。他突然醒悟：原来自己朦胧在心里放不下的，正是这件事啊！唉，真是！说到底自己还是个男人，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竟然数月没有想透！

王汀当下连连点头：“好！好事！找张云锦，明天就开始着手这件事！”说到这里，王汀似乎为那个即将要到自己身边可爱的孩子感动了，竟然靠在床头拭了一下眼睛。

看到老伴儿拭泪，乔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几十年来，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老伴儿落泪，她越发自责，责怪自己解放后光顾着工作，忽略了老伴儿对亲情的渴求。

“老伴儿，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去给你找来！”乔阳说。

“什么样的？嗯……什么样的？”乔阳的问话一下把王汀拿住了！

要说这世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挑选了吧！买件东西尚且百里挑一，何况是一个整天在你跟前又蹦又跳的小生命？

王汀想了又想，眼前却总是浮现出一个圆圆脸、大眼睛、尖下巴、表情丰富、伶牙俐齿的小女孩。她扎着两条小辫子，插着腰，拧着脖子，晃着脑袋，边唱边舞：“我侬码头工呀，日子比黄连苦。背上压着山呀，脚下踩泥泞……革命！革命！暴动！暴动！打倒老板和老财，天下是我侬工和农……”

想着想着，王汀嘴里竟然把当年闽西暴动的这一首歌哼唱出来了。

“老伴儿，你是不是想起闽西老家来了？是不是想起灰妹子来了？”听出门道的乔阳急忙问。

是的，灰妹子！她是王汀的小幺妹，也是王家唯一的女孩。王汀和两个已经成年的弟弟，都很喜欢他。暴动那年，灰妹子只有五岁。王汀带工人赤卫队斗老板、斗恶霸工头、打老财、分浮财、站岗巡逻、宣传革命。他的两个弟弟都当了赤卫队队员，就连年迈的父母也卷入了革命。幼小的灰妹子，整天跟在几个哥哥身后转，所有的暴动小调她一听就会。每次群众大会以后，王汀都会把灰妹子抱上台，让灰妹子用她稚嫩甜美的嗓音大声唱：“我侬码头工呀，日子比黄连苦！背上压座山呀，脚下踩泥泞！……”一时间，台上台下的群众都被这大胆而稚嫩的歌声感动，便齐声呼应。灰妹子的歌声，简直成了将暴动群众心系一线的红丝带……

后来，毛委员带领红四军到了闽西，王汀带着赤卫队参加红军。队伍离家开拔那天，年迈的父母前来送别，身穿红花小褂，扎着羊角小辫的灰妹子也站在送别的人群里，拽着母亲的衣角，拼命挥着小手，大声喊：“阿哥，你们要快快回来啊……”

王汀走后不久，家乡便传来噩耗：白匪血洗王家茅沟，赤卫队长王汀家遭白匪满门抄斩，父母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年仅五岁的灰妹子被狠毒的匪徒一刀劈成两半！

知道灰妹子死讯的那天，王汀一夜没睡。那个在临行前拼命挥着小手呼喊哥哥快些回家的小妹妹总在自己眼前跳着唱那首暴动的歌！

此后，王汀无论带领队伍打倒哪里，只要驻地出现孩子的踪影，他便会如醉如痴地盯着他们看——看他们怎么玩，怎么吵闹，怎么哭喊告状……这些孩子在他眼里，慢慢都变成暴动那年在家乡的码头、村庄、打谷场上又唱又笑的孩子们，里面最惹眼的，是长着一双大眼睛的灰妹子……王汀很久没有作声。

乔阳看着凝视一角陷入回忆的王汀开口：“老伴儿，我们收养一个女孩儿，要像当年咱们幺妹儿灰妹子那样的！”

于是，张云锦和乔阳立即着手张罗收养孩子的问题。

乔阳还是很传统的，她对张云锦说：“张秘书，这个家姓王不姓乔，我们还是要从福建长汀王家矛沟首长的亲属后代里面选人！”

张秘书亲自跑了一趟闽西首长的老家，但王家矛沟当年被白匪血洗，王家宗祠里的上百口人，被杀的一个不剩，村里的房子，被烧得片瓦无存，王家矛沟已经荒芜了多年。张秘书当然要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出了很大的力，事情却没有办成。

就在王家大院正为收养孩子一事一筹莫展的时候，王汀的老下级、西南军区政委武正平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纸调令从北京飞到了军区司令部机关所在地宏昆，武正平奉调进京，到北京某军区一个重要新建制机构任要职。

武正平是北方人，1933年入党。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时王汀也带一部到了冀中。时任冀中某县县委书记的武正平就在这时带领党的地方武装并入王汀所辖部队，从此成为王汀最信任最得力的下属。抗战胜利后，他跟随王汀南征北战，一直打到云南。后王汀奉调进京，入朝作战，武正平却带一部留在宏昆驻守西南边陲。一晃与首长分别快要十年，未曾想在建国十周年前夕接到调令，要他举家北迁。

武正平与老首长王汀的家庭情况相反——人丁兴旺。

武正平的妻子柳莺是华北某县城一个小业主的独生女儿，上学上到高小毕业，也没有缠过足，在当时的乡村里，属于新女性。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柳莺受到抗日号角的感召，毅然离家，投身革命，于1942年与时任华北挺进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武正平结婚。

柳莺在婚后的十几年中，连续为武正平生四个儿子，其中老大武诗和老三武男出生时环境较好，柳莺便亲自哺乳，孩子一直在部队里跟着走，由柳莺一手带大；而老二武林和老四武志，出生时由于种种原因，柳莺无法亲自哺乳，便找了奶妈，放在老乡家里托养长大。

1959年在西南军区大院里的武家，暂时只有武诗、武林、武男三个儿子，小儿子武志还在河北老家的奶妈家里，没有接到宏昆来。

话说得了命令的武正平大步跨进家门院子，见妻子柳莺正带着炊事员和警卫员、司机，在满院子里插彩旗，贴宣传画，结彩绸，看来是想把这个大院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热热闹闹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

武正平住的是一个宽敞的大四合院，四周围绕一圈白石卧底、青石垒墙的大瓦房，那精致雄浑、富于西南民族风情的建筑，打眼一看，便知这里曾是民族上层人士的住所。

此刻，院子里宽敞的天井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天井四周回廊的横柱上，红色彩绸缠绕，堂屋正中门楣上，结着一个大大的红绣球——应该说，柳莺还是一个很称职的夫人，武正平在民族地区工作，家里经常接待民族上层人士，柳莺总是能把住所整理得干净、温暖，恰到好处地扮演一个贤内助的角色，给任当地军地一把手的丈夫争足了面子。

柳莺见丈夫突然提前下班回家，神色凝重但眼睛里却闪着激动的火花。她知道肯定有要事，便跟在丈夫身后，先进了堂屋，又进了堂屋侧面的卧室。

武正平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柳莺忙拿起暖瓶给他斟了一杯茶，放在桌上。“老武，快要建国十周年大庆了，不是说机关里忙得很嘛，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柳莺关切地问。

“这里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我不再挂帅，卸任给政治部主任。军委来了命令，调我到北京工作，并令我十月一日前务必赶到北京，到新单位报到述职，十月一日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观礼！”武正平有些激动地一口气说完。

“新单位？什么单位？是不是北京军区或北京卫戍区？”柳莺急忙问。

“都不是。咱们老政委王汀因病离职休养了，他离任前推荐我接手原本军委委托要他去开展工作的一个部门，是一项有关新中国国防和我军装备的一项全新的工作……”

“具体做什么？”柳莺着急地问了一句。

“咱们先不讨论这个。这次咱们是举家北迁，重返首都。你赶快通知几个孩子，尽快收拾一下家里的东西，明晚启程！”

当天傍晚，武正平家的餐厅里很热闹。跟随父母在西南军区家里生活的几个大孩子中，老大武诗和老二武林都是刚上中学的男孩子，他俩的个头已开始猛蹿，但身板还很单薄，一身半旧的二号军装穿在身上，显得咣咣当当。老三武男还是小学生，还没有到发育期，他穿一身深紫小格子裤褂，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餐桌上，他像个纤细的小姑娘，受到了母亲柳莺的特别保护。

因为吃饭的人多，炊事兵为了照顾首长一家的吃饭问题，特意求地方的木工，在大圆餐桌当中加了一个可以旋转的木菜盘架。柳莺不时用手转着这个架子，照应着丈夫和三个儿子吃饭。武家是有家规的，吃饭时间不许说话。武诗、武林飞快地夹菜吞饭，餐厅里只有喝汤和咀嚼的声音。

武正平很快就吃完了饭，他放下筷子，顺手接过炊事兵递上来的一杯茶，喝了一口，说：“武诗、武林，我现在宣布一件事。爸爸已经接到军委命令，马上回北京赴新任，全家跟随我回京。你妈妈的工作到了北京另有安排。命令下得很急，明晚就得搬家、动身。你们两个饭后赶紧收拾自己的东西，明早到学校辞别老师同学。回来以后要抓紧时间帮妈妈整理东西，准备搬家！”

两个大孩子听了父亲的话，惊喜得瞪大了眼睛——他们在建国后曾经在北京十一学校住读，对京城的一切都捻熟得很，各人在京都有一帮好友。只是小学毕业以后，武正平考虑他们长大了，长期脱离父母、家庭的管束不好，硬是把他们转回到西南军区子弟中学。

当下两个大孩子都被父亲传达的喜讯冲昏了头，兴奋得停止咀嚼，傻愣愣地盯着父亲的脸，生怕是自己听错了。柳莺见状急忙作补充说明：“武诗、武林，你们俩别傻愣着了，快点吃完饭，收拾你们自己的东西去！”

武诗、武林都是军人子弟，当然知道军令如山倒的道理。听到母亲催促，他们马上清醒，都急忙低下头，匆匆扒完碗里的饭，跑回自己房里去了。

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盛大的游行刚刚结束，整个城市尚沉浸在一片狂喜当中。

后海王汀家的大院子里，显得格外有生气。这天乔阳休假在家，天生闲不住的她，接连两天指挥勤务兵、炊事兵整理厨房、餐厅的内务，扔了一大堆用不着的废旧东西，把那些桌子、椅子、柜子都用去污粉擦了一遍。警卫班长刘铁树，也主动带领不值勤的战士，跟着乔阳的指挥，前后院忙叨，把偌大的院子，打理得一尘不染。乔阳嘹亮的声音，配上她斩钉截铁的口吻，让这个平日悄没声响的院子里，奏起了“劳动交响乐”。

眼看午后两点了，王汀的午觉却怎么也睡不踏实。他干脆起床，来到院子里。乔阳还在院子里和战士们一起劳动，王汀喊她：“乔阳！乔阳！跟我出去走一趟！”

乔阳说：“今天大游行，到处都是人，出去也走不动！”

王汀却兴致勃勃：“咱们出去看看首都十大建筑！今天阳光好，出去看看好！”刘铁树知道首长今天高兴，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想出去走动走动，就建议：“乔局长，您和首长该去北京动物园看看。听说那里有大象，有猴山，各种飞禽走兽都有，可有看头呢！”

王汀更兴奋了：“就是，就去动物园！动物园里孩子多，热闹！”

一句话提醒了乔阳：自王家开始实施收养孩子计划后，张秘书忙前忙后，汇报过不少情况，可一考察，都不合适。老头子想要个小女儿，偏偏能来的人都是半大小子，抱也抱不动，还个个调皮得不行。再有就是家庭不合适，上面不批。王家抱养孩子的事，一拖就拖了大半年，至今没有眉目。

乔阳马上停了手里的活，洗了手，换了衣服，和换了便装的老伴儿，一起出门。后海离北京动物园不远，司机开车没有十分钟就到了。

刘铁树、张云锦他们几个也换了便装跟着，到了动物园大门口，张云锦赶紧排队买了票。

王汀和乔阳老两口相互搀扶着走在当中，刘铁树、张云锦他们几个，前后左右、不远不近地围着首长夫妇，几个人进了动物园大门。

园子里果然游人如梭，而且大部分是小孩子。他们一看见从未见过的动物就在自己眼前，就像是脱缰的小野马，争着挣脱自己的父母，那热闹吵嚷的场面好不壮观。

“乔教员！乔教员！”老两口刚进了园子，一个急切惊喜的年轻声音，就从喧闹的一侧传来。

乔阳因长征途中高烧不退，听力受损，一时还没有听见这个喊声。倒是王汀听觉灵敏，赶紧循声张望。

王汀急忙推了一推老伴儿：“乔阳！乔阳！你看是不是有人招呼你呢？”乔阳一转头便看见了对方，只见一个约摸二十四五岁，身穿灰色列宁装的年轻女同志，正对他们老两口大喊。她凝神片刻，突然惊喜大喊：“哎呀！小孟！孟小汾！咱们可是多年不见了！”

说话间被乔阳称为孟小汾的年轻妇女已经挤到跟前，乔阳和她热烈握手，王汀却被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吸引住了！

王汀用眼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女娃儿，看样子也就七、八个月大，穿一身红花裤褂，圆圆脸，大眼睛，额头上点着一枚指甲大的朱砂痣，见了他并不怕生，反而一个劲儿冲他笑。

这一笑，像是一罐温润的蜜水，一下子浸透了王汀的心！他只感觉心里麻酥酥地，不禁伸手握住了孩子的小胖手。

乔阳见状，急忙也拉着孩子的另一只小手，问：“小孟，这是你的女儿吗？真是可爱得很啊！”

孟小汾答：“是呀！她是我的老三呢！还可爱呢，三个孩子缠着，累都累死了！”

乔阳大惊：“这是你的老三啊！你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啦？小孟，今年你才多大呀？”

孟小汾不好意思地说：“教导员，我结婚并不早——二十岁结的婚！可是孩子来得太密了，每人才相差不到两岁！”

乔阳马上又问：“都是男孩女孩啊？”

孟小汾说：“三个都是女孩子！我婆婆可不高兴了，连我的月子都没有伺候过，孩子她也不管带！”

王汀闻听，却喜上眉梢，第一次插话：“女孩子好嘛！女孩子可爱，又听话！”孟小汾羞涩地和王汀打招呼：“王司令员，让您见笑了！”

乔阳明白，老头子看上了孟小汾怀里这个女孩，而且，孟小汾的情况也比较合适：过去是自己手下的战士，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生的过密，没有精力带，孩子的性别还都是清一色……从小孟这里要一个女孩子带回去养大，不是正好吗？

这时候，一个十六七岁的乡下姑娘，拉着两个小女孩也过来了。孟小汾急忙介绍说：“司令员，教导员，这两个孩子就是我的老大老二，这姑娘是我老家的外甥女秀儿，特意接出来给我帮忙的！”

小保姆秀儿说：“姨，你抱着三儿还走这么快，我们差点都跟不上了！”秀儿拉着的两个大些的小女孩也叽叽喳喳：“妈妈！妈妈！我们正看小鸟呢，还没看够呢，秀儿姐非拉我们走！”

乔阳低头一看，这两个小女孩也穿着红花裤褂，脑袋上也扎着大蝴蝶结，粉嫩的小脸蛋，额头上也都点着一枚红痣。乍一看，双胞胎一样。

孟小汾急忙指导：“宝宝，元元，这是王伯伯和乔阿姨！你们快叫人！”两个孩子急忙转身对着王汀和乔阳，仰起头，大声地、甜甜地叫着：“王伯伯好！乔阿姨好！”

本来就喜欢女孩的王汀，被宝宝和元元的招呼，弄得浑身舒坦，高兴得很，话也多起来，他俯身拉着两个小女娃的手说：“嘿嘿，宝宝、元元，这两个小丫头，长得一样，穿得也一样，像双胞胎！可爱、可爱得很啊！”

孟小汾这三个可爱的女儿，吸引了众多游人的眼球，人们逐渐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说着。一个戴眼镜、挂照相机的青年男子

挤过来说：“同志，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我想给这三朵漂亮的祖国花朵照几张相，可以吗？”

孟小汾心里很高兴，嘴上却说：“照吧！照吧！哎呀，出来了大家说她们是祖国的花朵，回到家里都快把大人闹死了！”

记者找准位置，咔嚓咔嚓，前后左右照了个够。

乔阳不失时机地半开玩笑地说：“小孟，你这里这么多花朵，我们家一朵没有。

你是不是能让我们采一朵带回去，放到我们家里养大啊？”

孟小汾大概常常听见这类话，不经意地说：“哎呀，教导员要是能看上她们，那是她们的福气！司令员、教导员，你们挑吧，能挑上哪一朵，我都奉送！孩子太多了，我真想轻松一下了！”

乔阳立即伸手抱过孟晓汾怀里的老三：“小汾，你这小三叫什么？就把这朵小花送给我们吧！”

孟晓汾甩了甩被孩子压麻的双臂，说：“这个三丫头还没起名呢！平日里就是三三、三三地叫她！”

王汀从妻子手中接过三三，笨拙地抱在怀里：“哎呀，小灰妹儿！你沉得很哟！”

王汀在乔阳的眼中，是个很内敛的人，轻易不会表露内心的情感。现在他这么主动地伸手抱孩子，可真是破了天荒！这说明，老头儿是真看上了小孟的三三，他喜欢这个女伢！喜欢得不行！

乔阳赶紧盯着又说了一句：“小孟，三三真的送给我们了吗？那我们就抱走了啊！”

谁知孟小汾马上说：“教导员，您还真看得上三三啊？”

乔阳说：“小孟，我何时跟你们开过玩笑啊？我从来说话算话！”

孟小汾一下子显得很紧张，立即又把三三从王汀怀里抱过来：“司令员，我还没有和孩子她爸爸商量呢！”

王汀十分失望，很不情愿地松了手，嘴里却说：“是是，要商量，要商量，要好好商量！这是大事情嘛！”

孟小汾感觉，司令员夫妇要收养自家的三三，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她不由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把怀里的三三抱得更紧。

要说王汀、乔阳夫妇和孟小芬的关系，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抗战晚期。当时乔阳任华北挺进军区后勤部一个单位的教导员，王汀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孟小汾是乔阳手下的一个战士。那时候，孟小汾才十四岁，她出身农家，聪明伶俐勇敢顽强，表现很不错，乔阳很喜欢她。抗战胜利后，十五岁的孟小汾就入了党。但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开始了，解放区各军区部队重新整编，王汀被调往野战军，乔阳随行，从此她就和原部队分别，也再没见过孟小汾。一别十多年，孟小汾已经是三个女儿的妈妈了，乔阳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王汀从动物园回家以后，心情一直很好，嘴里不停哼唱闽西暴动歌。乔阳知道，这个大院子里快要有一个小家伙儿跑、嚷了，自己和老伴儿快要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了——这个小家伙就是自己老部下孟小汾的小女儿、八个月大的三三。

乔阳找来张云锦，如此这般吩咐一番。张云锦满口答应，领命而去。

就在1959年10月1日这一天傍晚，北京西城的一个部队大院——八六八大院里，开进了一辆带篷军用卡车——武正平一家搬进来了。

因为武正平已独自先期动身赴京授命，十月一号晚上搬进这个大院的，是柳莺和三个儿子。

这所院子与其他部队大院不同，面积不大，里面全是一栋栋的小楼，大约二十几栋，没有机关大楼和普通宿舍楼。看起来，是一个新建制单位的高干住宅区。

几名军人已经事先等在七号楼楼下。卡车停稳以后，为首的一位军官先扶柳莺从驾驶室里出来。浑身疲惫的柳莺，头发有些零乱，她下地站稳，又回身从驾驶室里半抱半拽地弄出小儿子武男，并帮着他站在地面上。幼小的武男正迷迷糊糊地睡着，他下地后没站稳，一个踉跄差点没栽倒，幸亏被两位军人扶住，他才清醒。武诗和武林两个

大孩子麻利地从卡车车厢里跳出来，几位军人却上了车，大包小件从车上往下拿东西。

那位军官领头，柳莺拉着武男，武诗和武林在后面跟着，一行人进了小楼。这小楼是1958年刚刚建成的仿苏式部队高级军官宿舍，既结实又宽敞，且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柳莺毕竟是个女人，对居住环境很敏感。她不忙进屋，先站在门廊里，仔细看了看小楼的建筑格局。只见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附带一个很大的书房和一间客房、一小间保姆房，宽大的楼梯就在客厅的一角，蜿蜒通往楼上。公家已经把家具配全了，沙发、茶几、衣帽架、书桌、书架、餐桌、餐椅一样不少。地面全铺着栗子色实木地板，泛着地板蜡的亮光。一股醉人的新鲜松香味弥漫在整个小楼里。

柳莺真不敢相信这栋小楼即将成为自己的家！她听自己留京工作的姐妹们说起过这种苏式的小楼，但她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她想，这种洋楼就是比中式的四合院洋气、舒适，北京到底是首都，就是比远在西南的宏昆建设速度快。她坐了一整天的卡车，累坏了，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在客厅的皮沙发上。

那位军人赶紧递上一杯热茶：“柳处长，请喝茶。我汇报一下情况：我叫王青松，特殊基地北京留守处行政干事。武正平主任的家庭事务，暂时由我负责。您以后有事直接找我就行。”

柳莺忙说：“王青松同志，今天有劳你和各位同志们了！武正平同志现在在哪儿？何时回家？”

王青松说：“武主任参加国庆观礼后到总部开会去了，大约明天下午回家。”见柳莺和王青松说话，武诗和武林却闲不住，两人绕着客厅，仔仔细细察看着新家。这小楼显然是被临时腾出来的，墙都没来得及重刷一下。不过，米黄色的墙面还是很鲜亮，只是，到处都是白粉笔写的标语“打倒李长江！”“打倒李南海！”标语字迹稚嫩，笔体不一，一看就是两个调皮的小男孩写的，也就是说，这是过去这所小楼里的住户留下的。

老大武诗一面摸着墙上的标语，一面笑着说：“哼，看来这一家也跟咱们家一样，竟是一帮秃小子！”

老二武林接茬说：“就是！李长江是渡江战役时生的，李南海是渡海战役时生的，嗯，这家的老子说不定是四野的！长江和南海不团结，对抗标语写得满墙都是！派性斗争还挺尖锐的！”

武男正在闹觉，迷迷糊糊、吭吭哧哧歪倒在柳莺怀里。柳莺急忙搂着他。几个当兵的手提肩扛，大包小包地进来了。王青松忙请示：“柳处长，东西都搬进来了，放到哪里？”

柳莺说：“天不早了，孩子们也都饿了，先吃饭！东西就放厅里，明天我再带孩子们整理！”

王青松说：“食堂早就备好了饭，请您带孩子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柳莺急忙怕打着怀里的武男：“武男！武男！你醒醒！咱们吃饭了！”

武家一行人，跟着王青松出了门，往食堂走去。

北京西城一片新建的国家机关宿舍区。

王汀的生活秘书张云锦和一位四十多岁穿便衣、干部模样的老大姐，一前一后进了一栋红砖宿舍楼，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门前敲门。

门马上开了——开门的是十月一日那天，在公园里碰上的孟小汾家的小保姆秀儿。

张云锦满脸含笑招呼：“秀儿，你姨和你姨夫在家吗？”

小秀却满脸狐疑，她有些认不出张云锦了。

张云锦背后的女同志却闪身向前，嘴里喊着：“小孟！孟小汾！”一面就推门进了屋。

孟小汾正在里间给孩子们裁剪衣服，猛听有人喊自己，急忙放下剪子抬起头，动作太猛，带得案上一大块花布滑落到地上。

“哎呀，是谢主任来啦？真是稀客啊！快请进！”孟小汾急忙招呼。

这是张云锦通过孟小汾现在单位有关组织后，登门孟家，商谈王汀、乔阳夫妇收养孟小汾的小女儿三三事宜。同行的女同志，是机关党办主任谢菲。